

作家新作

速度与激情

梁瑞郴



6月2日,新田县龙泉街道刘家桥村,建设中的桂(东)新(田)高速刘家桥特大桥,宛如巨龙蜿蜒于青山田园间,与村落相映成景。刘贵雄 陈祉凝 摄影报道(湖南图片库)

40年前,陈建功、谭谈、刘庆邦等一帮文朋诗友,集聚贵州,参加煤炭部组织的“太阳石”笔会。会后,我们结伴去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,去一睹心仪已久的黄果树瀑布。

正是丰水季节,名震中外的黄果树瀑布果然不负盛名。当汽车在山路盘旋着喘着粗气迤邐而来,不见其容,便闻其声,轰然巨响的瀑布声远远传来,天地间便有了万马奔腾、惊心动魄的厮杀声,如古战场排山倒海般呼啸的阵势。

当汽车绕过列屏的山峰,从山坳口铁骑突出,黄果树瀑布突兀地出现在眼前。

此前我的脑海中,一直盘桓的总是李白的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诗境,但直面黄果树瀑布时,才发现他如偌大的幕布,抖落于巨大岩洞前,严严实实地遮了个密不透风。当我们从瀑布左侧攀援而上,侧身于水帘洞内,才感受到阴风怒号,飞花碎玉,水珠儿跌得粉身碎骨,空气中弥漫着山野的激情,四野中回响着雄浑的黄钟大吕的交响。

其间有朋友大发感慨:黄果树瀑布,不愧为速度与激情的化身!

它是万方齐奏的天地乐章!

它是电光石火的人间速度!

位于湘南郴州的嘉禾县,古称“禾仓堡”。据《衡湘稽古》载:“天降嘉谷,神农拾之,教耕于骑田岭之北。”这片被钟水神滋养的土地,不仅以“锻造之乡”闻名,更以一种红艳热烈的风物深植于百姓生活之中——那便是辣椒。嘉禾人有句俗语:“无椒不成饭。”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其《辣椒》一文中曾妙论:“辣椒之动人,在刺激,不在诱惑。”并深刻指出其性如“刚者之强”。这“刚者”风骨,恰是嘉禾人精神气质的生动写照。

嘉禾辣椒的种植源流,可溯至明清。据清同治《嘉禾县志》物产篇零星记载,本地早有“番椒”“辣子”之谓,多为农户屋前屋后零星栽种,以佐餐开胃。至民国《嘉禾县图志》,已有“县民嗜辣,园圃多种之,色红而味烈”的记述。真正形成规模与特色,则是在近数十年间。

嘉禾辣椒品类,以本地长期驯化选育的“嘉禾朝天椒”“三味椒”为佳。“朝天椒”果小色艳,椒尖向天,辣味集中而浓烈;“三味椒”则辣中带甘,回味悠长,传说可品出“前辣、中香、后甘”三层滋味。两种椒皆适应嘉禾特有的红壤与气候,喜温热,耐旱瘠,生命力顽强,恰如这方水土养育的人。

民间俗称辣椒为“尖辣子”或“红辣子”。乡谚云:“辣椒不红,做事不雄。”将椒之色泽与人之气性相连。孩童顽皮时,长辈会笑骂:“你个

斗转星移,流水经年。一场如火如荼的湘超横空出世,点燃了湖湘大地的热情。有人说,这是一场全民的狂欢;这是一次人心的集聚;这是一场速度的演义;这是一次激情的喷射!但谁也未曾想到,折桂之旅是如此奇异,湘超皇冠,竟花落永州。偏于湘南的永州队,在决赛中,在选手谷文杰的带领下,竟手起刀落,将常德队斩落于马下。一球定乾坤,永州惊天下。

永州将速度与激情上演得淋漓尽致!

丙午仲夏,我们踏歌而来,无意中竟觅得另一种速度与激情的风采,他们用忠诚、担当、默默、坚守,上演另一种速度与激情的爱民之剧。湖南高速集团永州分公司将文化建设融于路网建设的方方面面,成果卓著,职工的精神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,特别是基层站点的文化建设,扎根于站点,服务于民间,温暖可乘。

我参加公司“重走长征路 畅行新高速”党建活动,看着他们在烈日炙烤下的坚定步伐,在党旗下紧握拳头的铮铮誓言,交流中朴实而真诚的情感,职工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,让我真切体会到企业的文化建设,已经外化于人,内化于心。

江华站的党支部书记,在台上讲述了他的故事。这个只有41位职工,以瑶族青年为主体的站点,近年获得了国家及省市的多项荣誉,员工队伍茁壮成长,持续成长。我一边听,一边想,自然想起了1978年,我在《湘江文艺》上第一次读到作家叶蔚林的散文《过山瑶》,第一次领略到江华的美丽,青山列翠,秀水蜿蜒,人民淳美,习俗多姿,便对江华有了十分的神往。文中那首民歌,“过山过山,一山更比一山难。铜条拐棍也拄断,铁线草鞋也磨穿,血泪落在草叶上,大旱三年晒不干。过山瑶啊山过山,山路几时走得完?”歌声止处,盘细妹迎风清唱的形象久久地留在脑海中。后又陆续读到《蓝蓝的木兰溪》《没有航标的河流》上等等,这是叶蔚林扎根瑶乡5年,这一方山水滋养后反哺瑶乡的杰作。

我第二次去江华,清晨从长沙出发,山路盘盘,道路弯弯,整整一天,入夜才抵达江华,第二天参观盘王殿。殿虽不是很大,但它是海内外瑶胞寻根祭祖的核心圣地。4.5米高的盘王坐像,庄严神圣,宛若威严的大帝。晚间则在县剧院欣赏瑶族长鼓舞,妙曼而震撼,山呼海啸,叹为观止。

三次领略江华,印象最深刻的,还是行路难。如今,高速路破险止难,天堑变通途。

我不能不向修路、护路、管路,路通天下的劳动者致敬!

十年前,我曾在通平高速项目建设管理公司采访过经理,就深切地感到,这位年轻的负责人,口中念叨的总是筑路与民生的关系。这种路为民修的观念不仅只是口头一说,而是贯穿于整个修路的过程。正是这种文化的实践,通平高速修筑过程中,没有发生一起阻工事件。归来,我情不自禁写下了《人民的坦途》一文,刊于《湖南日报》。

观一叶而知秋,由江华站点辐射开去,我感受到永州高速文化如夏日的温度,它热热烈烈、蓬蓬勃勃,在追逐逐行中,将速度与激情道驰潇湘。

他们把速度转化为畅通、平安、服务。速度的核心是平安!没有平安,速度不成为速度。春运、节日是高速运转的高峰,他们将车流疏导、应急处置、心理疏导等向一线靠拢,及时化解困难险急。

他们将激情转化为温暖、贴心、帮扶。用一声问候、一个敬礼、一个微笑、一杯热茶转化成具体的路缘。

他们与湘超夺冠的健儿同框,刷亮了永州山水人文共彩的天空!

嘉禾椒韵

罗宇



‘朝天辣’,脾气忒冲!”辣椒,早已超越食材,成为地域性格的文化符号。

若在夏秋之交行于嘉禾乡间,最夺目的景致莫过于那一片片“火烧云”落入了菜畦。田垄间,院落里,一串串、一簇簇辣椒由青转红,渐次晕染,直至“红透半边天”。尤其“晒秋”时节,竹匾、席箔、屋瓦上铺展开漫天的红,空气里都弥漫着醇厚微呛的椒香,构成一幅鲜活的乡土画卷。

辣椒收摘,谓之“扯辣子”。妇女们挎篮入田,手翻脚飞间,红椒“啷嗒”落入篮中,响声清脆。有快活的“扯椒歌”在田间飘荡:“日头出来红彤彤,辣子扯来满篮筐。哥哥哎——辣子下饭力气足,做事好比猛虎冲……”汗水与笑语,和着椒香,沁入泥土。

辣椒的储存与加工,凝聚了民间智慧。鲜椒可剁“辣椒酱”,拌入蒜头豆豉,封坛发酵,时间愈久风味愈醇;可晒“白辣椒”,焯水暴晒后通体雪白,炖肉别有奇香;亦可穿成“辣椒串”,悬挂于檐下梁间,既是储存,又成为红火吉祥寓意的装饰,兼具审美与实用。嘉禾人家的灶头,总少不了几样椒制小菜,所谓“看菜”,往往就是一小碟油亮鲜红的剁椒。

辣椒的“刚烈”秉性,深深烙印于嘉禾文脉。当代文坛,嘉禾籍作家古华的长篇小说《芙蓉镇》,以细腻笔触描绘湘南乡镇风情,勾勒出一卷“农村生活的风俗画”(评论家雷达语)。小说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,其叙事的锋芒与情感的浓度,恰如本地辣椒,初尝猛烈,回味绵长。无独有偶,同为嘉禾人的萧克将军,于戎马倥偬间创作《浴血罗霄》,亦获茅盾文学奖荣誉。

灋水河畔

刘代兴

我大学毕业刚来怀化工作的时候,灋水河是这个城市最西边一道绿色的边界线。我曾常来河边漫步、游泳,坐在河堤上看夕阳一点一点沉入对岸的山影里。灋水河边树木苍翠,河水有时波光粼粼,有时烟波浩淼,深幽变幻如少女的眼眸一样令人难以捉摸。而我在那双眼眸里,读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
新千年,我在老城区购置了一套新房,房子装修所有的材料,以及日用电器、家具灯饰、百货工艺品等几乎全是来河西置办。我无数次穿梭于灋水一桥,往返此地,对河西不仅充满好感,也惊叹它的神奇变化。清清的灋水河,绿水潺湲,它当年一定照见一个青年在这里兴高采烈奔忙的身影。

时间倒回上个世纪中叶,小城还只是一个小山村,被称为榆树湾,三四百户人家散落在灋水河畔。他们在这里打猎、捕鱼、种植水稻,自给自足,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。灋水

河边的石阶上,女人洗衣,男人补网,日子慢得像河水转弯。七十年代初,湘黔铁路建成通车,行署迁址于此,取名怀化。一夜之间,工棚、帐篷、铁轨铺满了河滩,山里人第一次看见火车头喷着白烟轰隆隆驶过,吓得孩子直往母亲怀里钻。从此,山村蝶变为城市,步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,被称作“火车拖来的城市”。

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灋水一桥建成通车,拉通了隔江相望的两岸,灋水河畔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老城区建设热火朝天自不待言,河西作为经济开发区,高楼大厦拔地而起,建材、家电、百货、服装、粮油、水果,众多的专业批发市场应运而生。

而今,这里早已今非昔比。灋水河上,先后建起了七座公路大桥,两条高铁大桥,横跨灋水河两岸,雄姿伟岸。好日子还不止于此。国家实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,怀化凭借突出的交通区位优势,作为湖南省唯一的国际陆港城

市,加快建设成为对接两大洋的“西部陆海新通道”战略门户城市。河西则为怀化再一次腾飞提供了广阔的纵深空间,近两年,这里建立了东盟产业园、跨境电商园、国际箱包之都和冷链物流中心等,河西由经济开发区更名为“湖南怀化国际陆港”,每年产值上千亿元。这里还建成大型铁路编组站,跻身全国十大编组站行列;设立了海关,进出口货物可以在这里“一单制”通关,手续便捷。于是,每天都有好几趟国际班列呼啸着从这里出发,满载着怀化和全国各地的货物,翻山跨海,驶向越南、老挝等东盟国家,再经过两大洋,运抵世界各地。

去年新建的笔直宽敞的陆港大道,自怀化高铁站一直向西。今年刚建成通车的陆港大桥,是一座单塔式斜拉大桥,钢绳上挂满闪亮晶莹的灯带,犹如一条巨龙身披彩鳞,矫健雄迈。但见它,一侧护着才落成的怀化大剧院,一侧揽着刚开园的天问岛公园,桥尾连着新落成

的榆树湾商业圈,桥头直临临江的“东盟集”十国风情园。一座桥竟像长了手脚,把两岸四方的繁华都拢在了自己怀里。

今年“五一”假期,我们没去外地旅行,专程来这里游玩。岂料这里也是人山人海,汇聚了上万人,摩肩接踵,各种美食小吃,热辣火爆,叫人目不暇接,胃口大开。晚上又是另一番景象,灯火通明,波光潋滟。“福地长歌”水上夜游实景演出,让游客尖叫声不断。陆港大桥,彩灯屏幕璀璨,把灋水河映照得亮如白昼。此情此景,真如辛弃疾词里所写:“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,星如雨。”我把照片传给远在北方攻读的儿子,让他分享家乡的盛况。儿子惊呼:“认不出来了!暑假回家,一定去好好看看。”

再次站在灋水河畔,微风轻拂,涛声回荡。就是眼前这条灋水河,不知流了多少年,至今依然碧波荡漾,活力无穷,魅力无边。庆幸的是,一直以来,自己见证了它的变迁,也融入了它的成长。

作家写作家



出生于湖南安化的林植峰教授,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寓言文学作家。

第一次在报刊上看到他的名字,我的眼前就不禁浮现出一棵树的形象。

林老师对寓言的确是情有独钟。1956年,年仅二十岁的他在省报上发表了寓言处女作。此时,他还是刚进校门不久的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。此后便一发不可收。哪怕在人生的至暗时刻,他也没有放弃寓言的写作。长期的坚持不懈与呕心沥血,使他在寓言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他的寓言,不但上了《人民日报》《人民文学》等国家级的大报大刊,还多次在全国荣获大奖。迄今为止,他已公开出版了《笼中狮》《怕羞的画眉》《旅行家和流浪汉》等十余部寓言专集。并有部分寓言被翻译成英语、法语等多种语言介绍给国外读者。

可以说,在寓言的林地里,他早就由一棵青葱的小树长成了一棵参天的大树。

我虽没在林老师的门下读过书,但我一直把他视为我寓言创作的导师。

屈指算来,我与林老师的交往已有三十余年了。

记得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我爱上了寓言的创作,并于1988年发表了寓言处女作。然而,在陆陆续续发表了二十多篇寓言后,创作进入了困境,不知如何是好。于是,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大胆向林老师写信求教。林老师当时是衡阳师专的教授,并兼任《衡阳师专学报》(社科版)主编。工作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。尽管他与我素不相识,但他还是挤出时间给我写了回信。在信中,他写道:“寓言要写得很好,并不容易。您这两年多来,迷上了寓言,并已发表二十多篇,说明您很用功,也有写寓言的才华。您说‘写得很苦’,这确是经验之谈。正因为写得苦,才能写成二十多篇,在‘废品’的‘泥土’上,终于长成成功之幼苗。鲁迅一再强调,文学家要有股韧劲,只要坚持不懈,将来有一天会硕果累累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文学名家的亲笔回信,同时也是第一次受到寓言大家的肯定和鼓励。我将回信读了一遍又一遍,生怕漏掉每一个字。更令人惊喜的是,林老师还随信寄来一篇他发表在学报上的学术论文,题目是《谈寓言的构思及形象》,这篇论文对当时的我来说,简直就是一场及时雨。我反复研读,获益匪浅。

从此,我每遇到写作上的疑难问题,便写信向林老师讨教。他不厌其烦,每信必回。他多次在信中提醒我,过去成功的寓言太多了,如何做到不雷同,就需要作者多动脑筋。他还建议我多看一些生物趣闻之类的东西,这对寓言角色的选取很有帮助……这些宝贵的经验,对于我这个刚入门的青年作者来说,简直就是无价之宝!

2000年,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在长沙召开年会。我在年会上第一次见到了自己仰慕已久的林植峰老师。只见他中等个子,身体壮实,慈眉善目,神采奕奕。我与他一见如故,相谈甚欢。在年会现场,他很低调,很少讲话,总是在认真认真地倾听别人的发言。但他又童心未泯,也很有幽默感。

我至今还珍藏着林老师写给我的十几封书信。这些书信,都是他用毛笔或钢笔书写的,字迹工整漂亮,竟没有一处涂改的痕迹。可见林老师在给我写信时,是十分认真和用心的。字里行间,处处洋溢着他对我的关爱和鼓励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每当我翻阅这些信件时,内心总有一种敬意在升腾,总有一股热浪在奔涌。

在林老师的悉心指导下,我的寓言创作也在不断进步。并且像他一样,把寓言作为了主要的创作方向。

林老师对寓言始终是一往情深。即使年事已高,也没有停止寓言的写作。自从几年前我加了他的微信后,他就经常把他写的寓言新作通过微信发给我看。我读后,深感林老师不但宝刀未老,而且还在不断超越自己。2023年,已是八十七岁高龄的他,还凭寓言《笋壳和桃花》(外二则)夺得了第四届谢冰儿童文学奖的大奖,成为该奖设立以来年龄最大的获奖者。

今年,林老师已是九十岁的高龄了。在此,我衷心祝愿林植峰老师健康长寿,文心长炽!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理事。林植峰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原常务理事、湖南省寓言童话文学研究会原副会长。)

寓言界的一棵大树

肖邦祥